

母山后村顾名思义，地处母山阴坡，属东栖县五区公山区，70余户，不足200人。独立团一营二连120人左右，于1943年秋开始秘密驻扎，在村小河南面坡地学习、生活，主要监视东北3公里的赤巷口敌据点。

9月12日凌晨，根据独立团部指示，独立团决定配合我胶东军民向日伪军的秋季总攻击，对赤巷口敌据点发起攻势。母山后村的牟姓老乡领路，二连战士抄近路摸黑来到乌峭河桥下，不顾河水冰凉刺骨，悄悄蹚水到对岸，天亮前到了赤巷口敌据点前，分三面进行了包围。

这时半山坡吹起冲锋号，但见雄姿英发的王玉海一马当先，率领一班尖刀班正面冲锋。眼看着就要登上公山山顶，不幸被敌军的数枚流弹击中，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两名战友不顾生命危险将其尸体搬到山腰隐蔽处。半小时后，战士们发起最后一波凶猛攻势，一举拿下公山，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

大母山下安英魂

□樊军

从烟台方向进入栖霞城，行至长春湖大桥处，迎面可见“太公横卧”的公山，逶迤西延五华里，悬崖绝壁，松涛轰鸣，蔚为壮观。最西端向北的山头叫母山。公山与母山浑然一体，实为一座山，传说姜太公曾在这里收柳条编笊篱，韬光养晦，后人为纪念姜太公夫妻而名。胶东第一历史文化名人、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少年时代常在这里放牛，修身磨性，熟读公山，至今“太公祠”“摸钱岩”“云庵丹室”等古迹依稀可见，为这片山脉增添了神秘色彩。

公山和乌峭崖分列东西成掎角之势，与山下奔腾不息的白洋河，拱拥而成一道天然屏障——锁关，被山带河，地势险要，自古就是扼守栖霞城北的门户，是兵匪、捻军、日军进入栖霞的必经之地，发生过无数场惨烈战事。

让我们跟随时光的镜头追溯到79年前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母山后村顾名思义，地处母山阴坡，属东栖县五区公山区，70余户，不足200人。独立团一营二连120人左右，于1943年秋开始秘密驻扎，在村小河南面坡地学习、生活，主要监视东北3公里的赤巷口敌据点。1944年9月13日早饭后，这个幽深沉寂的小山村热闹非凡，胜似过年。独立团一营二连的战士们与母山后村的父老乡亲100余人，正在村东石桥北面的空地上举行军民联欢，载歌载舞地庆祝刚刚结束的拔除赤巷口敌据点的胜利。

赤巷口敌据点位于赤巷口村东北山坡上，墙高7米、厚3米，四周围有壕沟和铁丝网，为日寇、伪军在栖霞部署的十六个据点之一，也是烟青线上的要塞，有伪三中队30余人驻守，轻机枪一挺，兼有匣枪和手提式、三八式步枪。9月12日凌晨，根据独立团部指示，独立团决定配合我胶东军民向日伪军的秋季总攻击，对赤巷口敌据点发起攻势。母山后村的牟姓老乡领路，二连战士沿发于艾山前怀的北河溯源而下，抄近路摸黑来到乌峭河桥下，不顾河水冰凉刺骨，悄悄蹚水到对岸，天亮前到了赤巷口敌据点前，分三面进行了包围。敌人尚在梦乡，我军发起了猛烈攻势，激战6个小时后，敌军渐无还手之力。下午栖霞城据点又出

动了两批60余名增援的日伪军，二连战士在公山东和乌峭河桥进行了伏击。经过一番激战，当夜9点攻克敌据点，两军均有伤亡。彼时烟青沿线日伪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能硬着头皮迎接独立团势如破竹的攻击。

临近晌午，军民联欢会达到高潮，一些受伤的战士不顾伤痛，倾情表演着临时编排的小节目，老乡们也表演了拉胡琴、唱山歌等节目。霎时间笑声不断，掌声鼎沸，一片温馨祥和，在空旷郁郁的母山松林中产生阵阵山谷鸣、回响。这时的母山真像大地母亲，与子女们分享着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突然，东面的公山隐约传来了急促的枪声。恰好从村北山路来了一名受伤的独立团战士，焦灼如焚地见到连长，告急道：“北海独立团战士今日凌晨奉命拔除松山日伪据点的四处堡垒，战况惨烈，有些村展开巷战。敌伪警备队中队长赵福全负隅顽抗，命令机枪疯狂扫射我方战士。我方神枪手不辱使命射中了敌炮楼机枪射孔里的机枪手，接着一颗颗迫击炮弹轰向炮楼，瞬时炸开了花。敌伪斗志全无，随即想要与我方指挥员签订投降协议，条件是必须拖到明天，意欲制造被迫投降假象，以取得城里日军谅解。我军早已识破敌人拖时增援的诡计，即在公山设下埋伏。半小时前，从栖霞城里和莱阳赶来增援的200余名日伪军在公山与我军遭遇，打响了公山阻击战。敌人数量占优，如潮水般向山顶发起了强攻，我军占据公山地利顽强抵抗，打退了两波攻势。情况紧急，迫在眉睫，请求二连赶紧驰援。”

救场如救火。二连战士顾不上吃午饭，整理武器装备，迅速集合完毕。连长道：“这次公山阻击战任务紧急艰巨，事关烟青线全线胜利，大家必须用最快的时间到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利刃出鞘，血战到底。哪个班愿当尖刀班冲锋？”接着传来一个浑厚响亮的声音：“王玉海到，一班愿冲锋，绝不拖全连后腿。”王玉海，一班班长，年仅18岁，济宁邹县八区朱庄人。连长对王玉海打了一个标准的敬礼。随即，全连约百人急行军向东直插公山迎战敌伪。20多分钟后，他们到达公山脚下。这时，敌人与公山东山顶近在咫尺。二连战士如虎贲军般投入战斗，个个精神抖擞，愈战愈

勇，与山顶战士上下夹击。敌伪顿时慌作一团，阵型渐乱，仍有中间的小股敌军坚守有利地形抵抗，其余的开始四散逃窜。这时半山坡吹起冲锋号，但见雄姿英发的王玉海一马当先，率领一班尖刀班正面冲锋。眼看着就要登上公山山顶，不幸被敌军的数枚流弹击中，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两名战友不顾生命危险将其尸体搬到山腰隐蔽处。半小时后，战士们发起最后一波凶猛攻势，一举拿下公山，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整个战斗持续两个多小时，松山据点正式拔除，仅剩孤零零的栖霞城等待抗日军民最后攻克。

公山之上激战酣，母山后人急如焚。二连战士在母山后驻扎了一年多，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鱼水深情。村民早已把战士们当成家人，当成自己的兄弟姊妹。在战斗打响后，村里派出林谦、林德堂等4名胆大心细、身强力壮的青年壮士，隐藏在公山脚下，帮忙救助伤员。硝烟过后，他们在半山腰发现了王玉海班长，此时他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仅剩最后一丝气息。众人无不潸然泪下。他们马上安排一人回村找副官梁策，一起沿着山路，把王玉海小心翼翼地抬到了母山后村东场院。淳朴厚道的村民们一下子聚了起来，发现王玉海还有微弱脉搏，赶紧就近找来郎中进行救治。不幸的是抢救无效，傍晚时分王玉海去世。放眼西北望去，夕阳余晖落在巍峨的艾山主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场之人蓦然动容。乡亲们不忍心看着时值风华的英雄就这样客死他乡，草草下葬，他们到公山后村置办了好棺木，又与独立团一起举行了悼念仪式，两天后就地葬于村东场院柏树丛旁。

青山埋忠骨，浩气冲云霄。王玉海英魂长眠大母山下，每年清明节，母山后村两委都会来到王玉海烈士墓前祭奠，郝家楼村小学的学生们集体扫墓，共同缅怀公山阻击战牺牲的烈士们。2017年5月，母山后村已被确定为“山东省第四批传统村落”，正在实施保护性开发，计划围绕王玉海烈士事迹筹建村史馆，修缮烈士墓，打造玉海路，建设玉海桥，用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追忆英雄事迹，汲取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940年6月6日凌晨，驻掖县（今莱州）城的一大队日伪军经朱桥地向招远灵山地界进发。

消息传来，为确保在灵山冯家村的胶东区党政有关工作人员和抗大胶东分校安全撤离转移，八路军十四团干部张密明、宋子良等即刻带领仅有的两个连，迅速登上灵山山顶，准备应战。

由于当时招远地界对日作战活动频繁，鬼子多次严重受挫，胶东日军头目恼羞成怒，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调动集结强大的兵力，企图一举歼灭这股抗日有生力量。

渐渐地，山坳里，小路上，整个山脚下，日伪军密密麻麻，到处全是，几乎要把整个灵山全部包围过来。炮火轰响起来，大规模进攻开始了。

10时许，敌人分成三股兵力，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向山头发起攻击。机枪“哒哒哒”直压山头。很快，跑在前头的鬼子兵已到了山腰，不间断地朝着山头放冷枪。

敌人越来越近，鬼子兵的面孔清晰可辨，耳语声也听得清楚起来。政委张密明、副团长宋子良、军需处长王吉三带领战士各居一方，严阵以待。

待敌人进入射击圈。宋子良一声令下“打”，战士们居高临下，众弹齐发，直射向冲在前头的鬼子兵。一时间，子弹呼啸声，手榴弹爆炸声，鬼子惨叫声，混在一起，响作一团。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晕头转向，乱了阵脚，纷纷寻找掩体进行反击。有的就地卧倒，借着沟渠、石鼓，有的躲到树后、岩旁，也有的跑进密林……机枪又开始猛烈地一阵扫射，直压山头。

山势陡峭处，敌人攀登艰难，进攻受阻，反击的火力却愈加猛烈。

战士们凭借地理优势，越战越猛。面对就要冲上来的敌人，机枪手小王竟然不顾自身危险，站立山顶，一阵猛烈扫射，好几个正冲得得意的鬼子兵相继被撂倒。一时间，正面敌人的进攻被压得停止下来。小王又迅速跳到侧面“突突”地一阵扫射，又有一批鬼子应声倒下。他就是这样，换着地方，变着方式射击，鬼子兵连连遭挫。不得进攻的鬼子兵只好借助掩体，负隅顽抗，等待时机。

敌指挥官见状气急败坏，挥舞着战刀狂吼着。

11时左右，更大规模的围攻又开始了。山底下的鬼子继续向山腰蠕动，向山头围拢。

几位领导临时聚到一起，共同认定，牵制敌人，保证组织安全转移目的已经达到，又汇集了伤员状况和弹药数量，对以下作战作出新的部署。因为敌众我寡，子弹、手榴弹等所剩无几，只有突围是最好的选择。

山下的敌人冲上来了。见山头的战士们没有声响，山腰间躲藏的鬼子也纷纷从暗处钻了出来，汇到一起，向山头再次发起攻击。

战士们为了节省弹药，只得近距离跟敌人作战。等到敌人几乎快要爬到山顶时，一阵子猛烈扫射，一大批冲在前面的敌人瞬间倒地。趁着这个势头，大家汇集在一起，由宋子良在前带领冲锋，张密明在后阻击，集中火力向外突围。

前面的鬼子见状，全都来了精神头，躲在树林里、山沟里，一个个冒了出来，“嗷嗷”乱叫，向着突围的战士射击。冲上山头的鬼子兵从上面追击扫射。鬼子的前后夹击，使战士腹背受敌。

有的战士受伤，还拼死挣扎作战，为战友撤离尽力。有的战士中弹身亡，倒在血泊中，能走得动的战士，强忍心中的悲痛边作战边撤退。王吉三见敌人机枪射手躲在岩石后，对战士杀伤严重，对撤退威胁重重。不顾多处受伤，坚持爬摸过去，争夺机枪，为战士突围扫除了障碍。

冲在前面的战士在宋子良的带领下，与鬼子展开了白刃战。敌人气势汹汹，我方战士机智英勇。“叮叮当当”的刺刀撞击声，战士们的搏杀声，鬼子兵疯狂的叫喊声，夹杂在一起。宋子良不愧为搏杀能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几刀，先后四个鬼子倒地毙命。其他鬼子望而生畏，团团将他围住，谁也不敢贸然出击。

在后面掩护撤退的张密明，面对山上敌人的尾追，毅然作出决定。他亲自带领几名战士，各自选择了有利地势，向靠近的敌人进行还击。因为他明白，尾追的敌人两股并作一起，人多而且居高临下，便于出击。只有这样，才能为前面战士突围赢得时间。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经过英勇搏斗，部分战士突出重围，脱离险境，转移到别的地段。政委张密明、副团长宋子良、处长王吉三在指挥突围中相继壮烈牺牲。还有一批不被后人知晓的无名战士在战斗中血洒山岗，献出宝贵生命。但战士们的英勇顽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战士们的不屈不挠，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为政府工作人员撤离转移赢得了时间，为抗日救亡篇章续写光辉的一页。



征稿启事

烟台既是沿海开放城市也是革命老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丰富。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元素，本报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发生在烟台以及与烟台相关的事件、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同时，本报还面向读者征集老照片，听您讲述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投稿邮箱：lifeng@ytdaily.com



1929年初，前孙家在外发财的乡绅商议建本村高级小学——北学堂，主要由他们出资，再动员村民捐一部分。1930年夏季，小学落成并开始招生。

1937年日军侵华后，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和学校易掩护的实际情况，北学堂对内改称尚志小学。学校的教师多是中共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解放军，还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烈士曲寿山、孙绪先，特级残疾军人孙文宾、孙守业以及早期参加抗日的白云瑞、孙修庭、孙占山、张规模、孙勉先等都是这所学校的优秀代表。



难忘前孙家北学堂

□张广泰

历史的长河瞬间而逝，前孙家北学堂没齿难忘。

北学堂，位于招远市西北25公里处的前孙家村北崖。这里南、北、西三个方向均是丘陵，东临诸流河。村域面积较大，沟壑纵横，也有悬崖绝壁，崖下还隐藏着石屋，村景别致。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封姑苏为曲城侯时，这里曾是天然的军马牧场。

童年时常常听老人说，村里的祖先常遭兵燹之灾，特别是“跑黄猴”年代（指日伪军），日伪军进村前，由村岗哨报告，人们相互传递消息，分别跑到不同方向的山沟里避难。

时光回到1929年初，前孙家在外发财的“庆积堂”掌门人孙华桐、“同祥兴”掌门人孙学纯和“少壮派”孙金英三乡绅商议建本村高级小学——北学堂，主要由他们出资，再动员村民捐一部分。1930年夏季，小学落成并开始招生。学校占地9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木架结构，青砖青瓦，是传统的“三合院”建筑。正屋10间，中部两侧为图书阅览室，西部和东部各有4间，分别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教室，东厢房3间为五六年级教室，西厢房3间为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学校大门向南，铁制式敞开门。院中东侧立汉白玉碑一块，正面刻有“北学堂”三字和建校时间，背面刻有捐资人名录。

1937年日军侵华后，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和学校易掩护的实际情况，北学堂对内改称尚志小学。此时期招远县划分9个区、141个乡，中共第六区委、区公所设在尚志小学，同时前孙家村又是乡治所在地。学校的教师多数来自东部钟离河流域和招远城一带，他们多是中共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当时对外不公开。如刘维先是区长，陈挺、邵白是书记，杨兴国是区委委员兼文书，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后来陈玉林成为招远县第一任妇联主席，孙其峰是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书画家。

1937年日军侵华后，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和学校易掩护的实际情况，北学堂对内改称尚志小学。此时期招远县划分9个区、141个乡，中共第六区委、区公所设在尚志小学，同时前孙家村又是乡治所在地。学校的教师多数来自东部钟离河流域和招远城一带，他们多是中共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当时对外不公开。如刘维先是区长，陈挺、邵白是书记，杨兴国是区委委员兼文书，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后来陈玉林成为招远县第一任妇联主席，孙其峰是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著名书画家。

城据点日伪军，包围了徐家疃会场。我方几经突

围，曲寿山被捕带到朱桥据点后，毫未暴露我方秘密而英勇就义。

据村里多名老人回忆，1942年夏天，灵山采金委员会安排两名矿务局便衣战士到尚志小学联系收黄金事宜，午饭后在孙可礼家东厢房睡觉。当日中午日伪军在村里搜索，搜到孙可礼家时，发现我方两人带着匣子枪，当即抢先开枪，两位战士当场牺牲。这时孙可礼在正屋休息，听见枪声急中生智，大声哭着向门外跑并喊道：“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啊！把我家的两个工夫匠打死死了。在门外两个站岗的伪军还没有回过神来，老头子就一溜烟跑到山沟里去了，躲过了这一劫。伪军去找村文书孙象復，放狗就咬，说：“你们通共。”后经银两打点，伪军才放弃了此事。

另据老人孙文宗说：“那时我们上学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时候读的书里有八路军，上完课得赶紧将这些书藏在桌底下的木匣里。桌面上放的是古书和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等，是为了应付鬼子的。194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们刚上完早课回家吃饭时，看见一群二鬼子有100多人，背着枪从东向村里走来。我们赶紧跑到学校告诉隋华民、丁乾甫老师，老师随即将八路军埋了起来。二鬼子进校搜查时没发现什么就离开了，把老师吓得够呛。还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听到飞机的响声，邵吉亭和杨兴国老师迅速将学生分散藏到北沟里。飞机在村子上空低飞，并向校园打了两梭子弹后，向东南飞去。好在学生和老师无一伤亡。”

由于日伪军的追逼，前孙家村北学堂于1943年被拆，物料用来修了蚕庄炮楼和新城据点。到上个世纪60年代，学校的石碑和砖瓦碎片，仍然依稀可见。

招远前孙家北学堂，遗迹已消失，但这里曾孕育了革命的力量，谱写过英雄的篇章，让人难忘。